

《龙之冠军》第十四章

译者：DENVER

校对、润色：银月

欢迎访问我们的论坛：<http://yinglong.org/forum/index.php>

大集会的壮观场面令奥隆叹为观止，他甚至觉得在路上持续忍受的寒冷和颠簸跟这场面一比简直不值一提，他痴迷地望着一切，差点忘了他还有矮人交给他差事——看管货车上的货物。

五颜六色的帐篷四处绽开，在这其中点缀着深褐色的马匹、杂乱五章的小摊位和装满黄金的马车，被货物填得满满当当的小货仓在这样深冬的天空下，对他耀武扬威地张着大嘴。北方无际的草原上，枯死的干草在呈镰刀状的小山脉数里地外戛然而止，一块小山丘下的斜坡被一片雪白的地毯所覆盖，上面还打着几枚用冷杉树做成的补丁。他们脚下的这片大陆，当地人叫它“瓦哈”。

瓦哈坐落在两条截然不同的河流之间：一条叫维迪克河，它汹涌咆哮一路向南直奔珍珠王国；在另外一边则是纳安河，向东望去，那里的土地在它缓慢且温柔的雕刻下，诞生出片片肥沃的河滩和三角洲。想去苏尔赞的皇宫，光穿过这两条河还不够，那里有两万阶的“黄金之路”等待着旅人。苏尔赞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在他领导的集会中，进行交易可不必缴纳那些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在这里，他拥有着附近最好最大的贸易集会、食品批发市场以及数量众多的畜栏与铁匠铺，他为这里雇佣了一支小型军队来维持秩序和安全，给予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商人们最大的便利，他们可以在这里讨价还价，不亦乐乎。

蠕行的高塔在维迪克河的西岸站住了脚，在那里，象征着春天提前到来的满地鲜花绽放在原是荒僻之色的土壤上。矮人们不需要小船来在维迪克河上穿行运送货物，他们将货物集中在一起，用起重兽来运送。木板上的钉子在锤子的凶猛进攻下砰砰作响，这象征着奥隆的这次旅途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就没你的事了，奥隆。”哲尔说：“返程的时候咱们得花点钱来买点畜牲和马车。咱们得在瓦兰德来回三次呢，光运送那些货物就得花上我们十分之一的金币。但咱们首先得先在市场上买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腌肉什么的我想你可能吃不腻，但是我可再也不想过这种只有干蘑菇、青豆和苹果的日子了。

”但是我还得回卡拉班呢，别把我丢在半路上。“奥隆说。

哲尔怜惜地拍了拍他的头冠，那动作温柔地像一位商人心爱地掂量着自己的钱袋子。”没问题，老兄，你想在这里呆多久都行，这儿舒服着呢。对了，我听说夏天的时候南方的那些草原的景色可美呢。那些自诩‘草原之王’的部族人有没有找过你的麻烦？我正好想去跟他们打打交道，顺便还能帮你说说好话，说你是特许公司的特使，是一条热情友善又好学的小龙，正在寻找他最珍爱的但已经失散好久了的家庭。还能让那些木头脑袋之间流传的诸如‘凶神恶煞又饥肠辘辘的恶龙正在实施报复行动’那种谣言不攻自破。

经过一天紧锣密鼓的准备，矮人们的市场开张了，琳琅满目的珠宝、武器、护甲，还有许多内陆的特产货物。许多慕奥隆的名而来的访客们挤破了维迪克河岸上的港口，纷纷前来一睹这条传奇小龙的风采。哲尔让奥隆趴在装黄金的马车顶上，俨然一副展览会的模样，好像奥隆的来访是他们的无上荣耀似的。来自纳安河流域和东部海域的商人们见到他个个激动不已。哲尔兴奋地告诉奥隆，他们相信身处龙的注视下，能为他们带来好运和成功，能让一切的努力都有所回报。他们一个个的慢慢地走到马车下面，庄严地注视着奥隆，鞠了一躬，用他们各自的语言喃喃低语着什么。另外一些则用拍掌来吸引他的目光，往马车上那平坦的车顶丢硬币。奥隆假装吃掉那些硬币，过一会他偷偷地把硬币都给了哲尔，哲尔则用这些钱去买了些上好的牛羊肉。哲尔说，如果他要是条小金龙就好了，能比眼前的小灰龙更能吸引眼球。哲尔还暗示他知道一个精灵工匠，能在奥隆的皮肤化的妆甚至能以假乱真，好像奥隆从蛋里出来就是那种颜色一样。奥隆假装生气地大吼，追着他的伙伴绕了马车一圈又一圈，还在哲尔的屁股上小咬了一口。

奥隆看到人类、精灵、兽人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肤色，就像龙类的颜色那样，甚至还有沉默的大地使徒那种色调。有些穿着简单朴素的毛皮，有些则身着华贵的长袍，染了色的彩色玻璃在长袍上随着动作起伏不定。无论富贱，无论身上满溢的是香水的香味，还是弥漫着煤炭的烟味，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货物，以及用利润最丰厚的价格卖出货物。他们操着不同口音的通用语，还把通用语的各式词汇粗暴地堆在一起，只想表达清楚自己的意图。奥隆还听到商人们已经习惯了将这些语法很糟糕的小词句挂在嘴边，比如“然呢你、慢慢走、来看看、还看点别的是不”之类。

奥隆听了只觉得好笑，他开始以挖掘这些有趣的现象为乐。

弯弯的月亮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沿着维迪克河岸前进了一个多月了。奥隆和哲尔在马车前的空地享用着丰盛的晚餐。现在晚上已经不怎么冷了，他们也就不需要靠着篝火缩成一团瑟瑟发抖了。

哲尔往他的胡子里洒甜水，喂养生长在他胡子里的真菌。“你的胡子真好看，”奥隆说。“好像还有点金沙？”

“是啊，我就大手大脚这么一回，”哲尔说，眨巴眨巴他的大眼睛。“听说这次出差利润丰厚，是我从塔上的矮人那听到的。”

“矮人都什么时候结婚呢？”

“一旦我有了自己的交易渠道，我就去娶个妻子。”哲尔说。“在矿山里，有一位少女。她那么善良，无人能比。我想带她回到拥有炉灶与床第的家……”

矮人看了一眼奥隆：“这可是个梦想成真的好机会呀。我差不多都要相信那些精灵们的胡扯了，什么命运之类的。”

“差不多。”奥隆说。

“是啊，你也听了不少矮人语了吧，是不是咒骂我想你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不相信什么‘差不多’，这词其实就是个谎言。”

“不过这趟旅途可不是什么差不多的事，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自从……”

哲尔的大笑打破了短时间的寂静：“你不也一样嘛，我的朋友，你这段时间长了不少，矮人们都很照顾你呀。我好像看到你头上长了几个小突起，是不是角要长出来了？”

“真的吗？”奥隆问道。他还记得妹妹们谈论过龙的角长在哪里更好看，其实这样的论题实在有够无聊，他才不管这些呢。

“有一个在额头正中间，耳朵的前方还有几个。”哲尔说，被奥隆用前爪在头上摸来摸去的模样逗乐了。那些小突起就在头顶上，一边一个，正好是妹妹们嘴里的标准位置。还好他在这方面还挺正常的。

“我们都成长了不少。”哲尔说，把肚子用小背心盖上还拍了拍，那里面装了一堆好吃的，都是用奥隆所收集的硬币换来的。“再过一两年，你肯定都钻不进货车了。”

“大概，你会撑破那件背心的，就像从蛋里破壳而出似的。”

“你在蛋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哲尔问。“矮人的生育方式和哺乳动物一样，我们没有那段时间的记忆。”

“美妙无比，还有一种安全感。就好像外面是凌冽的寒冬，你却半睡半醒地睡在温暖的小房间里。你还能感觉到有轻微的闪光，时隐时现。”

“你真适合当个老师，奥隆。我有了地位又有了许多经验。我拥有这些都要归功于你。”他抽出了一支细长的烟斗，点燃了塞在里面的革状叶子。哲尔尝试了集市上所有能买到的烟叶，最后挑选出一种有着浓烈啤酒的味道的叶子，但对这种味道却令小龙非常反感。

哲尔叹了口气，一种带着芳香气味的烟气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奥隆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舔矮人那伤痕累累的手。“为了能进入特许公司，矿山里那两班倒的工作想必累垮了你。就算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马车，还这样不辞辛劳地工作，哪怕这已经无法带给你更多的利润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一只奇怪的野兽也许会吃了你，但你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帮助他。无论如何，成功，是你应有的。”

冬天快结束了，奥隆和哲尔把集市里的货摊逛了个遍，运金币的货车和装食品的柜子都已经空空如也。他们扫荡了维迪克附近的各种土特产。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已经把奥隆的小脑袋瓜填得满满的。这片土地上充斥的色彩具有无比的感染力，这片土地上的旺盛生机令人无法抗拒，这已经让这条幼龙不能自拔了。集市吸引了相当多的人，场面混乱不堪，每一张脸都显得陌生，每个角落都凸显古怪，而他却觉得自己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游客。他每到一个地方，狗直往他们主人身后钻，马儿们因恐惧而四肢发抖；他每到一个地方，引起的都是充满好奇的围观和兴奋的议论，已经不会有号角那激昂而急促的怒吼，或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了。

奥隆在一个摊位前停了下来，精致的地图和卷轴悬挂在空中，那是直立行走生物们的科技成果，他们是无法通过思维传达图像的。这就是他们与只依靠思维和记忆的龙族所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优势的地方。一个人类或矮人不需要依赖他的血统遗传下来的记忆，只要他能够理解文字，他就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根据他所得到的记录来学习它们。古老的传说不会因为它们主人的死亡而消亡，只要有人能够辨认出这种文字，就能让传说传承下去。创造性弥补了人类在身体和血统方面的薄弱。

他看到了一只有着长长的脖子，站起来比马都高的鸟儿，还看到一个信使骑着一只翼展几乎有成年巨龙那样大的秃鹫向着黄金大道的东面飞去。他嗅到了从南方飘了过来的一种贵金属的气味，哲尔管这种金属叫做铂。他尝了点葡萄酒，又喝了点烈酒，在将来的六个小时里，他体验到了一种从强烈的亢奋到病态的疲倦的过程。他端详着硬木料，一种用打火石轻轻一蹭就会迸发出火花的木料；他目睹了一种水晶能收集白天的阳光，到晚上就能让屋子里暖暖和和的；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没有线的木偶跳着舞、讲着故事，这表演能让那些小孩和大人一个个都跟着了魔似的。用了什么魔法，用了什么艺术手法，抑或是用了别的什么手艺，才造就了这几近奇迹的一幕，恐怕只有制造它们的人知道了。这群人和他们的奇迹，正是让瓦哈大陆变得如此多姿多彩的最大功臣。

在余下的时间里，奥隆在两条河之间和黄金大道四处闲逛，把所有的景象、气味和声音统统记在了脑袋里。

兽人一定是趁着夜色溜过了山脉。在黎明前，奥隆听到战斗的喧嚣在远处响起，接着是近处的矮人们的警告号角。那是一种圆形的，在前端有一圈缺口的号角，每个缺口上伸出一只喇叭，以保证声音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号角如同一声龙吼，在啾啾的鸟鸣声中划破清晨的寂静。

矮人营地的构造让矮人能够很轻易地摆好防御的阵型，他们以三个塔作为顶点构成一个三角形，用货车堆满塔间空地，就如同城墙一般。矮人们跑来跑去用木桶、箱子、大木条堵住各个缺口，还用奥隆那最坚固的运黄金马车堵住了靠河一侧的缺口里。奥隆什么忙也帮不上，哲尔也不见了。他爬上了北边的塔，向外面了望。他紧紧抓住通向了望台的长杆，不住地喘息着。了望台上的矮人激动地跺着脚。

黎明还没来，阳光才刚刚把远方的高卷云染上一层金色，对奥隆来说，这点已经足够看清攻击的规模了。一团烟尘从山那边延伸出来，分成了三股烟，就像一条快速爬行的多头蛇一样。最远的一条奔向了黄金大道，中间一路在围绕着国王温室的栅栏处踌躇不决，最近的一路转向了河岸。

“他们不准备渡河。”了望塔上的矮人向下面的矮人指挥官喊道，“我们安全了！”

“你听不见马蹄声么？”奥隆吼道。“西边，都去西边了，矮人！”

了望矮人转动着手柄，将平台旋转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面向着前方的平原。他抓起望远镜，把身子探出好远，极力眺望着前方。“不……就是……不对，那里，有东西吗？”

“好多呢。”奥隆说着，滑下了柱子。

在下方的指挥室里，矮人指挥官正在观察着平原，透过一种类似面甲的、可以戴在脸上的东西。身旁四周站满了焦虑的矮人。奥隆倒吊在檐上，把头伸到下面去听他们的对话。

“以创造了艾仁的锤子起誓，那是昆·多洛。”施德说，放下望远镜。“我们只有上个月才从他们那买了些牲畜，他们一定是出动了所有会骑马的的男兽人。我们还是太分散了。塔的火力只勉强能够覆盖住墙，没法相互覆盖。”他对在埃塞福说道，埃塞福正喘着粗气拼命爬着梯子。“我们已经在平和又安逸的日子里懈怠太多了。”

指挥官吸了口气，抓起了广播话筒。“所有矮人注意，把每一只弓都装上箭，站到墙上，准备御敌！绷紧你们的胳膊，坚定你们的信念，不然你们的名字就等着被刻在阵亡人员纪念墙上吧！”

奥隆看见一条长线沿着平原缓缓移动。骑手们操纵着胯下的坐骑向着塔有条不紊地接近——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窝蜂地冲过来。到底是哪个混蛋给昆·多洛训练战士的。

战场的战况瞬息万变。奥隆看到远处的一间苏尔赞仓库已经着火了。与此同时，许多货车也一并着起火来，尖叫声、打斗声音从河对岸传来，听上去好像有成千上万的铁匠疯狂地敲打着锡罐一样。

“长官，这样吧，”埃塞福说：“我们可以放弃那些货物，固守高塔，就可以避免大部分人员上网。他们攻击我们是为了我们的货物，而不是要把我们屠杀殆尽。”

指挥官把地板跺得震天响，就像一直愤怒的野马面对强敌的威慑那样：“矮人们将自己的货物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以及所有的矮人兄弟们，为了我们各自的公司，野蛮人一定会得到教训，让他们好好知道：想要我们的货物，不用金币来换的话，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让他们好好知道，我们那钢铁一样的法则。”一个没胡子的矮人喊道，但那些年长的矮人好像根本就没听到这话似的。

“我们应该挖一条战壕。在我年轻的时候，苏尔赞还没有完全控制这里的时候，咱们就应该有这一手准备。”埃塞福评论道。

“世上没有后悔药。”指挥官说：“下去把仓库们打开，只要看到有那种邮递员的工作服，就发放给工事上的矮人们。”

“我呢？该去哪？”埃塞福正冲前面的话筒大喊大叫，奥隆冷不丁地问道。

指挥官吓得一蹦三尺高。“胡子在上，我还以为是垂下来的一条条幅呢。呆在高塔里吧，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小龙。就别提货物的损失了，连我们肯定也不能幸免的。”

“哲尔呢？”

埃塞福抬起头：“在他这年龄的矮人该呆的地方。在工事那呢。”

奥隆晃了晃尾巴上的假肢，从同一面塔壁爬下，他看到哲尔正对别的矮人发号施令，要

他们把任何能搬动的东西都填到那堵临时防御工事上。哲尔没拿武器，而是边打着手势边用手里的烟杆指指点点。

“有什么我能做的？”奥隆问。

哲尔踢了踢地上一个打开的箭匣。“这呢，弓箭手，再拿点箭。”他喊道，还用一种陌生眼光瞥了一眼奥隆：“誓与容身之所共存亡，坚守岗位！”

“这儿就没人懂得怎么打仗吗？”奥隆问。

一个矮人结果话茬：“我们只是商人，距离上次战争已经很久了，这些高塔的防御口已经有好几代的时间没有真正动用过了。我们这些武器差不多也只能吓唬吓唬对方而已。”

“又一个‘差不多’。”奥隆说。

奥隆望向哲尔，隐藏在他面具后面的眼神被阵阵凶暴的光芒所充斥着。“但他们会发现，我们无惧死亡，会以血肉之躯筑成防御的长墙的。”

奥隆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来自他祖父的记忆画面，那是人类组建的防御工事：“要物尽其用，哲尔，特别是那些机械，更能帮你打好一场胜仗的，但同时也不要过分依赖它们。人类打仗的时候总会拨出一支预备队，用来防止一些特别状况的发生，不要让所有的矮人都站在防御墙上，撤回来一些。”

哲尔望向塔上，那里有些矮人正给弩炮装填弹药，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给他们的敌人来个致命一击。这么多的矮人都分散开来了，在以马车筑成的防御工事那里只有两个矮人在照看。

“有那几个照顾就行了。你才是我们的预备队。如果那些防御敌人的手段都失效了，去用龙息给他们个惊喜吧。”

奥隆一下子变得认真起来，他头上的扇膜放了下来，把后面的耳孔保护起来：“我会努力的。”

“马匹是越不过防御工事的。他们这样在外面将我们团团围困起来，一定是想让战况演变成一场包围战。这样的战术一定不会奏效的。要是有人从防御工事的缝隙中溜过来的话，肯定会有战斗的，到时候我们会——”

“他们来了！等着干什么呢？攻击呀！”一个工事上的矮人大喊道。

奥隆伸直了脖子，从由火车、大包小包和箱子所堆成的防御墙的缝里看过去。那些骑手没有下坐骑，而是与防御工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高塔上的弩炮向最前排的骑士们射去巨大的箭矢。一些箭矢头上的火焰在空中留下一道长长的弧形尾迹，扎在敌方骑士前方不远的地方。高塔发觉弩炮的射程不够远，就没有再浪费弹药。

奥隆听见敌人那边传来嘈杂的议论声，伴随着的还有阵阵嘘声，他看到敌阵的马匹后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们有人知道我们的弩炮能射多远。”哲尔说。

对面敌阵的马匹中间露出几个缺口，有什么东西从缺口中冲了出来，速度就像拂晓的阳光刺破空气、淹没塔尖那样快。它们像是狗群，体重比狗重一些。奥隆听到那种刺耳的尖叫，才明白过来那些是猪。他看到刺矛深深地扎在它们身上的肉里，鲜血顺着它们的身体两侧流了下来。它们的背上还背了些小袋子，很像人们放在马背上的那种袋子。袋子是做什么用的，奥隆怎么也想不出来。

矮人没有去辨认那些东西是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向猪群射击，从弩炮中、从防御工事中，箭矢呼啸而去。有一两只猪倒下了，但丝毫没有阻碍猪群冲刺的速度，它们视扎在它们脖子和身上的箭若无物，只顾埋头狂奔。

黎明降临，强烈的白光在一瞬间笼罩了世界。突然，一只猪被一股强光吞噬殆尽，它消失了。

“硫磺火药！当心！那是硫磺火药！”工事上的矮人大喊道：“它们已经到墙下面了，背上背的都是炸药包！我闻到一股……”另一个爆炸声打断了他的呼喊，就像一个巨人的拳头从下面重重地击中了工事，那个矮人被巨大的力量轰得老高，一辆货车瞬间变得支离破碎。奥隆闻到一股令龙讨厌的怪味，那是由臭鸡蛋似的硫磺气味和烧焦的肉味与酸臭味混合而成的味道。

轰鸣声此起彼伏，但工事也仅仅被炸出一个缺口。碎块、木片和肉渣纷纷扬扬散落一地。几个矮人跳下了工事，但大多数矮人依然在坚守岗位，不知道是长官的命令使然，还是被爆炸声给吓坏了。

“骑兵来了。散开，散开！”一个矮人喊道。

爆炸产生的烟雾挡住了奥隆的视线，矮人们不得不东躲西藏，混乱的局面让弩手很难瞄准。高塔对下方的火力猛然加大，一定是队长有意保留火力了。燃烧的箭矢和沉重的铁制弩箭如同雨点一般向着地方的骑兵倾泻而去。

“注意河岸。有敌人开始渡河了。”南边靠河岸一侧的高塔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所有人都到北边墙上去！”哲尔大喊道。他站在一个木桶上，好看清敌人的攻击形势，手里依然拿着他心爱的烟斗不放。“高塔要特别关照好从河那边来的敌人！”

敌方一些人下了马，带着绳索和钩爪向前跑去，另外一些骑兵则在外侧不停转来转去，用弓箭不断骚扰着防御工事上的矮人。他们的弓箭对矮人的队伍造成了不小的伤亡，那些骑兵哪怕是在马背上，箭法也比矮人们强得多。又一只猪爆炸了，马匹都被吓得不轻，矮人们也一样被吓得乱作一团，不少矮人跳下了工事，向着最近的高塔跑去以求避难。高塔一刻都没有停止对河对面的射击，将所有企图渡河的敌人悉数挡了回去。

一辆货车忽然翻了过去，连带着把上面的矮人整个甩了出去，那是伊隆部族的骑兵们将货车的轮子用绳索钩住，借助胯下马匹的力量将它从工事里拽了出来。从敌方阵地又传来几声号角，与此同时，新一轮箭雨射向那些想将更多货车拖出来的骑兵。货车在距离防御工事十步远处停了停了下来，许多手持弯刀和长矛的骑兵从缺口处一拥而入。

哲尔从木桶上跳了下来，顺势抓住两个想逃进高塔的矮人。“装填！”他大叫着，对他在工事上的矮人挥舞着手臂。敌人开始往三个高塔上爬，其他工事上的矮人们正在用弓箭、

弩箭和石头拼命想阻止那些想爬上来的人。双方的弓箭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在哲尔两边的矮人身上已经插满了羽箭，倒在地上。随着一声呼号，大量的骑兵冲向缺口，骑兵们个个身着皮护肩，头戴尖顶帽，手里拿着长矛，矛身上的黑色羽毛不住地晃动着。混乱和恐惧侵蚀着哲尔，他孤零零地站在弩炮边，想给弩炮装填，他身边甚至连一个能帮他撑起盾牌、支援他的人都没有。

奥隆在那一刻，将他肺中的空气爆发出来，他的吼声盖过了四周的喧嚣，盖过了矮人的呼喊，盖过了兽人和人类的叫嚷，盖过了马匹的嘶鸣，甚至连猪的尖啸声都能盖过。也许只有狮子才能发出这样的吼声，然而奥隆的长脖子还是让吼声的效果打了折扣。他勇猛地冲向了缺口涌进的骑兵，成该的扇膜让他的头好像攻城锤的尖端。“哲尔是不会独自面对敌人的！”他冲刺到他的朋友身边，张开喉咙，向着缺口喷出了一口燃烧着的龙息。那些被高温点燃的木头发出了嘎啦嘎啦的爆破声。

一个骑兵和他的坐骑从火焰中冲了出来，奥隆转向了他。马被龙息击中，它一头栽到地上，带着满身的火焰，死了。骑手一下跌倒了地上，火焰烧蚀着他的手和脸。他在地上不住地翻滚着，时而又蜷缩起来，发出阵阵痛苦的哀嚎。另外的马匹避开了火焰，快要撞上墙的时候才掉头跑开，马背上的骑手不顾一切地攻击着工事上的矮人。

奥隆踏过散落在缺口附近地上的碎片，摇晃着脖子和尾巴，大张着嘴巴，还把扇膜张得大大的，让他的头看起来扩张成一种巨大的形态。又有一个骑兵从燃烧着的马车上飞跃而来，胯下的马匹有着能够匹敌月光的洁净的白色。他有着肌肉发达的手臂，他握着一面旗帜，把旗杆尖尖的那头冲着奥隆的胸膛。奥隆脖子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但进入到喷过囊里的只有一些酸酸的气体。奥隆身后忽地发出一声声响，一支弩箭深深地扎进了那人宽阔的胸膛，强劲的冲击力把他从马匹上掀了下去。他的坐骑恐惧地从奥隆身边跑开，避开火焰，掉头跑开，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

哲尔把手里那把射倒旗手的弩递给旁边一个矮人，吼道：“装填！”。哲尔冲了过去，把那面旗帜捡了起来，用持矛的姿势举着它，站到了奥隆身边。

“那口龙息真是帅爆了！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哲尔用一种几尽冷酷的语调说。

箭矢还在不停地从他们头上飞过，“让火势再扩大点，”奥隆说：“让你的人往火里扔木桶什么的，只要是能点着的东西都行。马会本能地躲着火跑的。”

“我可更见不得让这火烧起来的。”哲尔被随风飘来的烟雾呛得咳嗽不止，“但没别的法子了。”他扯着嗓门给矮人们下命令。矮人们奔波着把任何他们能搬动的东西都往火堆里丢。火势越来越大，火焰不仅把缺口那里都堵死了，还开始不受控制地四处蔓延。

伊隆部族还在冒着高塔的火力不停地攻击，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冲锋。但此时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马匹因火势的蔓延开始不受骑手的控制了。战斗的怒火激励着骑手们，其中一些已经跳下坐骑，仅仅用匕首和拳头开始对防御工事上的矮人发起猛烈的攻势。但他们遇见的不是别人，而是矮人。矮人们身着厚重的披甲，肩并肩地抵御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把敌人都挡在了高塔之外。第三波冲锋还未组织起来，敌阵就开始分崩离析了。雨点一般的弹丸和弩箭将他们的气势统统浇灭了。

日上三竿，战火不再。河对岸上到处都是被搜刮一空的驳船和仓库，货车和马厩还在燃烧着，冒出滚滚浓烟，烟雾团在阳光的照射下越来越分散。哲尔找到了那匹由旗手骑着的白

马，它从奥隆身边跑掉，还跳下防御工事四处乱窜，如今却已经在哲尔的胯下安安分分地呆着。哲尔的小短腿一夹马腹，牢靠得就像扎根在马背上似的，连人类的马鞍都没这么牢靠过。他耀武扬威地继续扯着大嗓门操着烟斗边指指点点边发号施令。

骑手们撤退了，奥隆发现他居然在发抖。对方的号角声不断，挑衅的口哨依旧，还让弓箭手掩护着，做得好像他们是主动撤退而不是被打回去似的。他们还是很谨慎，一个矮人大咧咧地站出来嘲讽他们，但矮人站得太近了，一支箭扎在了他的肩膀上。性命无忧，但或许他以后再也不能用那边的胳膊挥拳头了。

队长没去管那些伤员，而是直截了当地去看那件战利品。旗帜的底色是绿色的，旗帜上面有一个标志，很像是一块像横梁的木头上系着一只风筝，风筝飘在上面。下面有一个人类张开手臂，好像要飞起来似的。在人类的周围有一圈金色的圆环将他罩在里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手工制品，它太特别了，从那种金色圆环的编织方式就能看得出来，因为那是一种辫子的编织法，好像是少女头上的那种辫子。没准圆环用的还真是女人的头发呢。

“吾敌不逝，久之未殒；遥世彼端，永随吾旻。”

“哪个王族有这种标志？”奥隆问。

队长皱了皱眉毛：“我从未见过这个标志，不是我见过的伊隆部族中的什么派别的标志。”

“我见过。”哲尔说，“我在瓦瓦尔做生意的时候见过，意思是‘矮人都去死’。”

队长耸耸肩，但奥隆看到他藏在面具后的眼睛眯了起来：“也许他们只是原样照搬而已。”

“那帮骑士都撵走了吗？”哲尔问。

“居住在河对岸的兽人还文明一点。他们来抢东西的，不是来杀人的。他们怎么在没有触发警报之前越过山脉的，我就知道了。看来有一个神秘的将领在率领那个部族。”

“他是谁无关紧要，问题是他的手下也参加战斗了。”哲尔边说边抚摸那匹白马灰白色的鬃

“他们输了，就让他们被滚滚的历史车轮碾过吧。他没死在这，那肯定就会死在这片草原上。他们才不会在乎一个打了败仗的将领的死活的。”

奥隆想起那些骑手们充满策略性的进攻：绑上炸药的猪，懂得怎么将防御墙拖开，还有大批躺在那里等着火葬的矮人弓箭手。人类，和他们不惜用血肉铺就的野心……龙族和矮人族，会是铸就野心的牺牲者吗？

特许公司的矮人在这一场战争中大多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损失。那些刚刚把金色大道周遭抢劫了个遍的兽人，跟他们的出现一样，毫无征兆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烂摊子足以

让苏尔赞国王愁眉不展，四处还到处都是叫苦不迭的人群。

在回瓦兰德的路上，高塔一刻也未停止过前进，春天的到来让起重兽的饲料现在遍地都是了。就算这么赶，他们还是在伊隆神庙歇了歇脚。

奥隆一直趴在车上，好像他是来游玩似的。他盯着前方高塔缓慢前进着的圆顶，几乎不会随着前进有着高低的变化。矮人们说，他们前进这一路，正是在草原最美丽的部分，不过不是现在，想看美丽又壮观的场面得等黄色和蓝色的小花从草地中全部盛开。

“这里土质不错呀。”奥隆对指挥官说。地下的黑色土壤随着高塔的履带的行进翻腾起来。“这里为什么如此空旷呢？”

“伊隆的骑士们是游牧的部族。他们的马跑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从不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你看，他们去过那边的树丛，但现在那些树只是变成了一个标识，标识着他们曾经在此定居过。我们有成功与他们交易的记录，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的群体。”

“我们将要驻扎的地方是伊隆神庙，在里面供奉的是最后一位统领这片土地的帝王。他的名字叫提代瑞斯，意为大地之……什么来的，忘了。当时统领伊隆部族的是一个叫朱·安孔的人，意为‘血蹄’。他率领伊隆部族四处征战，占领土地，甚至远到纺河瀑布那边。提代瑞斯和居住在河岸那头的精灵们都受到了伊隆部族的荼毒，提代瑞斯把这些受害者们征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联盟来对抗他们。努穆克，就是你提到的那条龙，应该是在我这个故事里听到的。我是亲耳从伊隆的一位骑手那里听说的，不然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相信那些细节呢。提代瑞斯打了几场胜仗，他的人民就在这片草原上定居下来。但再伟大的英雄也抵不过时间的威力，他一点点变得衰老、变得体弱多病。然而他的濒死也没有对他的子嗣和兄弟为王国四处征战造成一星半点的影响。王后想要将其中一个王子拥上王位，但这位王子被暗杀了。王国曾经分裂出一个联盟，但是现在，他们的土地上仅剩的东西，是残垣断壁。像这样的故事在人类当中经常能听的到。许多王国人都加入了伊隆部族，不知道提代瑞斯要是知道他的后裔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起共事会不会从坟墓里跳出来。伊隆神庙一定会被他的愤怒所撼动的。

“他们为 he 在这片大草原中间建的这座神庙？”

“是那个被暗杀的王子建造的。这座神庙在当年是他的父亲赢得一场最精彩战役的地方。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偏偏挑了这么一个地方，明明在哪里打都一样，那儿跟草原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以前那有一口井，周围只有这么一口，也许是打仗的原因所在吧。我们正好也要去那里歇脚，因为我们的水桶也快被喝干了。”

商队在井边休息了两天，高塔在周围排列成奥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三角形，只是比之前范围小了点，在四周还额外挖了壕沟。他与哲尔一前一后步行登山，旁边是推着载有木桶的独轮车的矮人，那些矮人们绷得紧紧的、被汗水浸湿的肌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神庙是由金属建造成的，上面一点锈迹或者污点都没有，只有灰尘。哲尔拂去表面的黑色浮土，露出光滑的墙壁，湿气附着在上面，让表面看起来闪闪发亮。四面的墙壁向着中间微微倾斜，在那里，有着一间海拔三十手高的平顶屋。一根金属杆从屋顶上伸出，如同一只长枪指向天空。

“那是啥矿石？”奥隆问。他的矮人语已经很熟练了，尽管他没下多大功夫。由于他的声带和矮人的不太一样，他的发音听起来不是很准确。

“收到这件礼物，我感到非常荣幸，但它有点小。”

“如果嫌小，那就等你发育完全了，把它戴在角上。或者用项链穿起来戴在脖子上。”他说着，从他的另一只口袋里拉出一条长长的、拧成一缕的细铁丝来。“我是很想把它做得足够大，甚至能配得上一条成年巨龙用就好了。就算现在没做的这么大，那我都能把它当腰带了。”

“谢谢你。”

“这可是一条特殊的链子，奥隆。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把它叫成‘矮人的魔术锯’。无论把它套在什么东西上，只要把链子的拉紧，来回转动，就算是钢铁制成的东西也能锯断。留好它吧，作为你帮助过我的纪念。”

奥隆试着把链子拉紧，细小的如同牙齿一般的水晶锯齿从贝壳似的套子里弹了出来。

“你为了我制造了它，这是我的无上荣幸。”

“以我的胡子起誓，奥隆，这个故事至少一个世纪内没人相信。一个矮人和一条龙，一场命运的邂逅，一个友谊的奇迹。”

奥隆用后腿站了起来，模仿矮人的礼节，用前爪握住矮人的手，不停摇晃着。他伸着舌头上下摆动着，嗅着哲尔和他的卷烟的味道，将它们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这是对友谊的最佳诠释。愿我们的羁绊如同这件礼物坚不可摧，除非我们自愿放弃它。”